

西方谚语：“许愿要小心，因为梦想会成真。
有时候最恐怖的事情就是，愿望真能得偿所愿。
年少时的一个生日许愿，带来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……”

The Pillow Friend

枕边密友

悬疑小说系列

丽莎·图托 著

黄秀国 于伟 李乃坤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The
Pillow
Friend

枕边 密友

悬疑小说系列

丽莎·图托 著

黄秀国 于伟 李乃坤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THE PILLOW FRIEND©1996 By Lisa Tuttle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ing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
INTERNATIONAL INC., Armonk New York, U.S.A., 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, Taiwan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200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AROR INTERNATIONAL INC.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·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
家出版发行,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节录或翻印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06)第 9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枕边密友 / 丽莎·图托著; 李乃坤, 黄秀国, 于伟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07.5

ISBN 978-7-5366-8617-5

I. 枕... II. ①图...②李...③黄...④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5419 号

枕边密友

ZHENBIAN MIYOU

丽莎·图托 著

黄秀国 于 伟 李乃坤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 策划: 周英斌

责任编辑: 周英斌 黄泓(特约) 封面设计: 金乔楠 版式设计: 曹 颖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100mm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46 千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8617-5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 梦境

只要疼痛稍微减轻一点儿，她就会再次进入那个梦里。梦见的总是同一个地方，她可信赖的，始终如一的挚友。她非常清楚，这个梦改变了她的人生，如她所愿，让她成为现在的样子。

疼痛再度袭来。她大口喘着粗气，想要止住疼痛。她没有药，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减轻这种痛苦，她只能靠自己的意志。她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全神贯注地回想那个梦，那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梦。

目录 II

1	前 言 梦境
1	第一章 玩具与小说
38	第二章 林间
66	第三章 虚幻的美味
100	第四章 神奇
111	第五章 遇到缪斯
147	第六章 诗人的妻子
187	第七章 枕边密友
205	第八章 答案揭晓

第一章 玩具与小说

她因为孤独虚构了一个偶像。它成了一种升华,代表她对爱的需求。她给他起名叫克拉比。一直以来,这个被崇拜的东西是她忠贞的伴侣。当她写作时,实际上是克拉比在创作她的故事,而她仅仅是聆听并且记录下他说的话。

——玛丽·詹妮·豪《论乔治·桑》

妈妈给了阿格尼丝·格雷一个新的玩具礼物。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玩具,让她快乐无比。

这个玩具差不多和真的婴儿一样大,摸上去温暖、柔软、舒服。这是她见过的最甜美的面孔。她亲热地注视它那蓝色的大眼睛,惊喜地发现玩具也在看她。它的眼睛是真的。玩具活了,开始说话了。

阿格尼丝从睡梦里醒来,睁开眼睛,在她寂静的卧室里,她感到玩具的话音依然在回荡。她闭上眼睛,专心想象她抱着玩具时感觉到的那种温暖而灿烂的喜悦,她真希望能够再次回到梦里。她很快就会再次感到怀里玩具的重量,听懂它的话。然而现实的声音更响。她没听到玩具的声音,却听到中央暖气通过天花板的通风口正呼呼地吹进干燥的热气,感觉到阳光透过威尼斯式窗帘照到她的胳膊和眼脸上。因为盖得太多,她热得直出汗。她用腿踢开被子,看着它像一只愠怒的猫一样滑到床下。然后,她坐了起来,环顾四周。她多希望梦是真的,希望那是回忆而不是幻想。她希望一切都能改变。

然而,她扫视熟悉而凌乱的房间,发现架子上没有一个玩具在看她。

一切都和她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样,还是那些家具,一些色彩鲜艳的图画钉在浅蓝色的墙上,还有一串情人节时收到的贺卡。因为支气管炎,她在家呆了个星期,错过了情人节,但是她最好的朋友莱丝丽,昨天给她送来了情人节贺卡。她的姐姐们把这些贺卡附在一条长长

的红丝带上,挂在她床上方的天花板上。她数了好多遍,每次都是二十二张:班里每个同学送了一张贺卡,最下面一张是爷爷奶奶送的大贺卡。

她试着咳嗽了两声,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康复,能不能去上学。她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,房子里一片寂静,太阳照得暖洋洋的。她知道天色已经不早了,就起了床。

双胞胎姐姐们的房子里没有人,床铺没有整理,衣服散落在地板上。她走进房间,带着一种闯入禁地的诱惑,径直走到录音机旁,那儿放着一摞纸盒装的磁带。她拿起最上面的一盒,轻声读出名字《狮子今夜睡着了》,纪念装。这时,她似乎听到罗兹尖声让她放下磁带。她真希望莱丝丽在自己身边,那她就有胆量播放。可是莱丝丽现在正在学校里上课呢。她将磁带轻轻地放回去,放成原来的样子。然后,仿佛是要抹掉自己的痕迹,她倒退着出了房间。

突然,她无聊得想落泪。今天和以往一样,又是漫长枯燥的一天。

她妈妈在女儿生病的前两天,通常会表现得非常慈爱,她会陪着做游戏,做一些好吃的。但是昨天,妈妈已经彻底厌倦了。等爸爸一回家,她就说头疼,随即上床去了。阿格尼丝知道,今天妈妈不会再照料她,她不得不和那些图画书、白天的电视游戏节目以及肥皂剧为伴。一想到自己的孤独,她就觉得如鲠在喉。她闭上眼睛,合拢双手,全心全意地期待着今天能有点“别的”什么事情发生。接着她走下楼来。

厨房里开着收音机,下楼时她听到收音机里面传出《月亮河》的旋律,这是去年最火的唱片,不太像是一首歌,更像是一种氛围。有时候,莱丝丽的爸爸回家后,莱丝丽的妈妈会放这首曲子,意思就是:这是喝鸡尾酒、进行成人间的谈话时间,小孩子需要回避。这音乐让她想起大人们喝的那种甜甜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,这使她觉得压抑和无聊。想到长大后要成为特意听《月亮河》的人,她模模糊糊感到某种危险。不管自己长到多大,她都不要变成那样的人。

突然《月亮河》的旋律中断了,响起其他电台模糊的声音。接着她听到山姆·库克在唱《黑夜旋转》。

阿格尼丝感到一种神秘、掺杂着一丝恐惧的喜悦。谁换了电台?她妈妈决不会撇开亨利·曼西尼的音乐不听而去听摇滚音乐,她一直指责双胞胎姐姐们的音乐品味。香烟味和音乐在空气里混合——她妈妈四年前

就戒烟了。她想起自己许下的愿望,又一次合拢双手,然后走进厨房。

马乔里姨妈坐在桌边,读着一本平装书,听着收音机,她的旁边放着一盒烟和一杯咖啡。

马乔里总是悄悄地来,只作短暂的停留。尽管谁都没说什么——的确,她几乎没有听父母提到过马乔里的名字。阿格尼丝知道父亲不喜欢自己妻子的双胞胎妹妹,也不敢肯定妈妈喜欢她。就像是一个人独特的体味一样,马乔里身上萦绕着一种难以接近的气质,她来来去去都毫无征兆,而且非常神秘。她是艺术家,单身,没有工作,也没有固定住址;她老家在得克萨斯东部的一个乡村,但是她更喜欢住在纽约、旧金山或者巴黎;她的谈话里会不时跳出一些外国的辞藻和地名。大多数情况下阿格尼丝不知道她在说什么,但她什么也不问。她太珍惜这种机会了——被当做一个成年人一样的交谈——她不敢破坏这种时刻。她品味马乔里的语调,感觉她说得又快又清楚。她说话时略带些英国口音,不像她姐姐那样拉着长长的鼻音。

阿格尼丝马上高兴地叫起来。她跑到姨妈身边,又亲又抱,贪婪地呼吸她的气息——那种由欢乐牌香水、香烟、咖啡混合成的香味。

“小心我的烟!够了,够了!你这个淘气鬼,要勒死我了。”

尽管不情愿,但是她马上松开了。她姨妈从来不拥抱她,也不喜欢别人碰她,她甚至看不惯有母性的姐姐和孩子“粘”在一起。

“你会呆多久?”

“什么话?我刚来,你就要赶我走?”

“不是啊,我希望你永远呆在这里。”

“没什么东西是永远的,趁我在这里,你什么也别问,高兴就行了。”

阿格尼丝很想表示同意,让她姨妈高兴,可是她做不到。她的欢乐已经变了,变成极度的渴望,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她怎么就不能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一切?马乔里的出现总是让她渴望更多。她的渴望让马乔里逃避,而这让阿格尼丝愈发地渴望,并且她似乎不懂得怎样掩饰她的感受:“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夜?你为什么总是要走呢?你和我一起睡在我房间里的折叠床上,好吗?”

马乔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。马乔里有着和阿格尼丝妈妈一模一样的蓝眼睛:“别以为是不想接受你的邀请……只是你爸爸会不高兴,你妈

妈也一样。”

这是实话，阿格尼丝无法辩驳。她看起来一定非常沮丧，因为马乔里出乎意料地对着她亲切地一笑：“亲爱的，我现在就在这里啊，高兴点，‘别对礼物吹毛求疵’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西班牙有句俗语，翻译过来大体上就是说，‘我给你一个轻轻的拥抱，你却要我把你抱得紧紧的’。意思是说，要懂得知足。如果你不停地追求，要求更多，你就把自己推向了不幸。这样做非常愚蠢，因为这都没必要。幸福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只要你许愿，想要什么你都可以得到——但是，要承担因此带来的后果。”她转过头去，轻轻吐出一圈烟雾，接着掐灭了香烟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已经许过愿了。”

“你只有一个愿望吗？”

姨妈想了想：“不一定只能有一个愿望，只要不自相矛盾，你可以有很多愿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相互排斥。两件东西差异太大，不能同时存在。比如说你妈妈，她想要有个家庭，这是她最大的心愿，她得到了。她遇到了你父亲，嫁给他，生了一对双胞胎还有你。可是她非但没有满足，反而一直希望她能走她曾经梦想的另一条路。我看，要是她真的成了一个女演员，现在一定后悔没有生下你们这些孩子，后悔酗酒，要靠毒品驱赶寂寞。她得到了梦想的东西，她没有感到幸福，却‘对得到的礼物吹毛求疵’。她梦想过一种她不可能过的生活，跑到胡同剧院应聘，这只不过是出自己的洋相罢了。”

每当说起妈妈没有实现的职业梦想，阿格尼丝的心里就会缓缓地渗出一种负罪感。要不是遇到了麦克·格雷并且如痴如醉地爱上了他，她原本很可能，也应该成为一名女演员。孩子们无数次听她们的母亲说起此事。而且，并不是双胞胎姐姐们最终决定了母亲的命运，因为她们出生的时候她妈妈还非常年轻，当时只有十九岁。等到双胞胎姐姐上学时，她妈妈仍然可以登台演出。可是，当双胞胎姐姐们上全日制学校时，她妈妈又怀上了她——这终结了妈妈的职业梦想。但是这个梦没有破灭，玛丽·格

雷会经常离家,或者去胡同剧院,或者去某个在当地开拍的电影剧组试镜。对于女演员来说,特别是这样一个三十出头、没有经验而且雄心勃勃的女演员,休斯敦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机会。但是,玛丽·格雷对每一次机会都抱有极大的希望。她丈夫对于她的这点爱好采取放任和容忍的态度。双胞胎姐姐们总是不断讥讽她,为她们妈妈的演戏欲望感到难堪。而对于阿格尼丝来说,妈妈每一次的尝试和失败都仿佛是她们的责任。她希望妈妈能够幸福,希望能消除内心对于毁掉妈妈生活的负罪感。然而,她也害怕母亲工作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。如果她在胡同剧院里找到一个角色勉强还可以接受,可如果她成了大明星呢?要是她搬到好莱坞去怎么办?是父亲放弃工作,他们放弃熟悉的房子、朋友和这里的生活,还是母亲抛弃他们?没有人可以倾诉,她独自默默地承受着这份恐惧。只有她最好的朋友莱丝丽知道这些。可是莱丝丽觉得如果有个明星妈妈,像《我爱露西》中的多丽思·戴,或者像《鹧鸪家庭》中比佛·克立佛的妈妈,倒是一件很酷的事,“你妈妈当然不会离开你们。你们一家都要搬到好莱坞去。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名人,比佛很可能会成为你们的近邻呢。”

“妈妈今天去试镜了吗?她还没回来吗?”阿格尼丝问。

马乔里耸了耸肩,从黑色的毛衣上摘下一个线球。尽管长得和玛丽一模一样,但是她的体态很不同。她的姿势更加舒适放松,她从不笔直地站立或者坐着。玛丽是个非常讲究穿着时髦的人,她注重所有的细节和饰品搭配。而马乔里的衣橱里塞的都是黑毛衣、男性化的白衬衣、朴素的黑裙子和斜纹棉布裤子。她总是穿平底鞋,这样她看起来似乎比她优雅的姐姐要矮一些。

“这个星期,好莱坞的一个星探要到休斯敦来。玛丽从《马克辛使者》专栏里知道了,就什么也拦不住她了。你妈妈没有意识到,现在重要的并不只是演技。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一个好莱坞的星探,不是李·斯特拉斯伯格。对于这些星探而言,演员的性感和演技同等重要。上天保佑这个多情种子!”

“什么?”

“他不是找女演员而是找年轻的女优,漂亮性感的尤物。要是在1949年的话,你妈妈可能还有资格。可她现在已经三十二岁了,在这个肉体市场上,她太老了。当然,她体形保持得很好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

轻,可是她不是年轻的新星。和她说这些没用,还不如由着她去。没问题,我帮你照看奈思。”

当姨妈微笑着叫她奈思时,她感到一阵激动,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阿格尼丝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莱丝丽和学校里的同学喊她阿格,她觉得也不好,听起来像是人们“咯咯”的笑声。她爸爸有时候叫她内兹或者奈思,但是她妈妈不喜欢这些别名,说阿格尼丝是个很好的名字。它的意思是“纯洁”。

“我希望。”她冲动地说,但是她姨妈打断了她。

“许愿要小心,它可能会真的实现的。”

她的音调非常尖利,就仿佛阿格尼丝真处在危险中了。她觉得一阵颤抖,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明亮了。或者现在终于到了某个时刻,就像她喜欢读的那些故事中一样,仙女现身,愿望实现。马乔里或许就是个仙女或者是个好心的女巫,会制造奇迹。这可以解释她身上的神秘。

“我真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吗?”

“我正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如果我现在许愿,马上就可以实现吗?”

“只要你真的想要。”

“真的。”她想起了那个梦,想起了她的感受,那时她那么幸福,“我希望梦想成真。”

马乔里微微一笑:“当然会的,是什么梦想?”

“我有一个活的玩具,看着它,我就觉得非常幸福。它也看着我,刚要开口说话——说了话。我不记得它说了什么,但是它真的开口说话了。”她停了下来,恨自己不能描述出梦境的重要之处。那不仅仅是个玩具,或者不是因为它能干些什么,事实上,她都记不起来玩具到底是什么样子了。真正特别的是玩具给她的感受。她想把这种感受描述给姨妈听,希望能找回它。梦里真正重要的是——她现在清醒地认识到——是她和玩具对视的那一刻。甚至在玩具讲话之前,通过那个眼神,一种亲密已经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

尽管她感到有些受挫,但是她看到马乔里在点头,似乎她完全理解。她的表情严肃而热切:“我小时候,有个和它一模一样的玩具。”

奇迹仿佛给空气中充了电。“你有?真的?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?”

阿格尼丝吃惊地盯着姨妈。但是马乔里似乎在看自己的内心,没有接触她的目光。

“呃,我叫他枕边密友,因为我把他放在枕头旁边。到晚上时他会在床上给我讲故事。他给我讲的都是最好的故事。”她暗自微笑一下,转过头又点了一根烟。

阿格尼丝觉得自己的心快要因为渴望炸开了:“我希望,我希望能有个枕边密友。”

马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,没有说话。她沉默着,聆听阿格尼丝的愿望升到可以实现的地方。

“马乔里姨妈?”

“嗯?”

“你得到你许愿的东西了吗?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真正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自己的生活。”

“每个人都在生活。”

“但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自己的生活。你知道,有多少人能真正如愿地生活呢?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
“大人就可以。”

“在你眼里可能是如此。你真认为你爸爸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,所以愿意天天上班吗?你不觉得他更愿意多花点时间旅游或者读书?你没听他总是说多么想住在水边,有艘自己的船?”

阿格尼丝觉得有点犹豫,她知道妈妈不幸福,但是爸爸也不幸福吗?尽管她害怕妈妈真的跑到好莱坞去,但是从来没有设想过爸爸可能离开她们……

“嗨,别那副表情。你爸爸很幸福——这是他自己选择的,他得偿所愿,没有抱怨。每个人都有遗憾,包括我……天哪,看我这张嘴,我总是忘了你还只是个孩子。想起来了,你还没吃早饭呢,让你挨饿,你妈妈知道了准会杀了我。想吃什么?鸡蛋?法国吐司?还是我独有的烤薄饼?”

“那我的愿望呢?”

“嗯?”

“我什么时候能得到？什么时候能实现？”

“噢。”马乔里噘起嘴唇，“你的愿望通常会什么时候实现呢？你的生日就要到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要到5月呢，我5月就七岁了。”

她姨妈露出神秘的微笑：“5月真是个好梦成真的好时候。”

格雷一家住在一座由木材和砖头建成的二层楼里。它位于休斯敦下辖的一个叫橡树荫的社区，罗斯玛丽街拐角处。20世纪50年代早期，这里刚建成的时候，橡树荫位于城市的边缘。但是随着休斯敦城市不断向外延伸，当阿格尼丝开始上学的时候，这个社区已经是公认的市中心非常理想的处所了。居民区非常安静，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，院子里绿荫匝地，而且远离主干道。人行道上孩子们可以玩滑轮。车辆很少，不会威胁骑自行车的孩子们。大人都觉得这是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，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阿格尼丝的七岁生日是5月23号。天气晴朗、炎热、潮湿。一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如此。她穿着红白相间的生日裙子，还穿了蓬松的衬裙。穿这些很热，但是生日时不穿生日裙子能穿什么呢？下午的时候，裙子已经变得软塌塌的，湿透了，但是她仍然唧唧喳喳地很兴奋。

她妈妈在房屋后边那棵山核桃树的枝条上系满了红气球和彩色纸带，把盖着欢乐桌布的野餐桌推到树下，桌子另外一头堆满了给她的礼物。尽管爸爸一再让她安静地坐下来，但阿格尼丝还是在前院后院之间跑来跑去，看着各位来客。她的妈妈在厨房里整理生日饭菜。

晚会不大，主要是家里人，爷爷奶奶从博蒙特特地赶了过来，另外还有莱丝丽和她的父母。当莱丝丽一家到来时，玛丽·格雷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罐饮料，指挥其他人把食物一盘盘端到外边来：“我们先切蛋糕吧，我们过生日的小女孩快要按捺不住性子了。”

“妈咪，”阿格尼丝热切地说，“妈咪，再等等，马乔里姨妈还没来呢。”

她妈妈那张化了装的精致的脸一下子绷紧了：“我们不等她，我跟你说了，她很可能来不了。”

“你给她送请柬了吗？”阿格尼丝为这事，已经唠叨她妈妈一个星期了。

“当然给了。可我没收到回音，她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，没收到。你知道她那个人，她要想来就会来了。她不喜欢家庭聚会。我们要是等她，就要饿坏了。”

2月以后，阿格尼丝再没见过马乔里姨妈。可是她天天想她，想那个愿望，那个梦，那个玩具。她很确定，生日的时候她就会得到那个玩具，而且想象着马乔里会送给她。但是马乔里从没提起过。梦想也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实现。她真的很想打开礼物，所以就朝着妈妈点头，由莱丝丽拉着她的胳膊，走开了。

唱过《祝你生日快乐》，爷爷照相机闪过，她一口气吹灭了七根蜡烛。现在，她要得到她许愿的东西了。她看着一堆礼物，不知道哪个里面藏着那个玩具。

莱丝丽掐了她一下：“快去。”

“先开哪个呢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了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。”她推过一个小小的粉红包装的盒子。阿格尼丝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镀金的链子缀着一把圆锁。莱丝丽戴着一个一模一样的。这是她们最喜欢的电影《波丽安娜》中黑利·米尔斯带的。

“噢！我很喜欢。”

“我知道。怕你偷我的，所以就送你一个，哈哈，逗你玩呢。”

两个姐姐送她的礼物都是书，罗莎蒙德送的是《夏洛的网》，克莱丽莎送的是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。其他的礼物还有房子的小钢琴，一个史努比牌的沙滩包和毛巾，一个智力拼图，一盒铅笔和泡沫浴粉。最后还有一份礼物，那是她特意留下的。很明显，这包裹特别大，和她许愿的东西相比，它显得太大了。

“喂，还等什么？还有一个呢。”她妈妈说。她脸色绯红，唇膏褪掉了一些，正在用一个日本纸扇扇凉。

“可能今天她已经收到了太多的礼物。”她爸爸说，“你要把这个留到明天吗？或者你想要把它送给别人？”他探过桌子仿佛要拿走礼物。她一下子撕掉包装纸，打开素白色的盖子，要看看里面是什么。

粉红的硬塑料做成的面颊上一双呆滞的蓝眼睛瞪着她，玩具的一只手抬起，手指仿佛在指责什么。她吃惊地收紧了胸脯。

周围一片惊喜的声音，闪光灯又亮了起来。

“她会说话。”她的爸爸裂开嘴笑了，脸显得柔和浑圆，“拿起她，让我们听听她要说什么。”

她坐着没动。莱丝丽越过她，从盒子里拿起它，自负地说：“我知道怎么玩，我在电视上见过。你可以扯它脖子后面那条绳。瞧，要我教你吗？”

嗡嗡声响起，一个怪异的声音颤抖着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“它说什么？”一个双胞胎姐姐问道。

“我‘响欢’你。”另一个回答，然后两个人都讥笑起来。

“给我梳头发吧。”弦音嗡嗡地响，“我喜欢你，和我做朋友吗？”

阿格尼丝尖叫起来。

所有的人刹那间都沉默下来。莱丝丽把玩具推到她怀里。她实在受不了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个塑料尸体，太可怕了！她耳边还回响着恐怖的机械的声音。她狠狠地把玩具摔到地上。

爷爷发出责备的喘气声。莱丝丽吃吃地笑了起来。“莱丝丽！”莱丝丽的父母严厉地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莱丝丽咕哝道。

“亲爱的，怎么了？”

她爸爸问道，但是她却盯着她妈妈。她妈妈已经停止扇扇子，一脸的不满，头扭向一边，不看这个让她难堪的女儿。

“它不是真的，不是我要的那种，我要一个真正会说话的玩具。”

“这个玩具会说话。”她爸爸说，“它本来会的，你把它摔坏了。”

“它不会，它只是像录音机一样说话，那不是讲话。要是我说什么，它不能回答我。”

“我觉得那应该算是需要改良的地方。”她爸爸说。他叹了口气，“奈思，你是个大姑娘了，你知道玩具不会真讲话的。等你长大成为科学家，你可能会造出会走路、会说话的机器人。但是现在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了。真的，我在商店里问过，还有几个便宜一些的会说话的玩具，这个是最好的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！”她妈妈仍然不看她，不动，也不回答。她嚎啕大哭，“我要一个真的玩具，我不要它。”

阿格尼丝七岁的生日就以自己的出丑结束了。她没吃饭，甚至没尝

尝她的蛋糕就被关进了自己的卧室。她扑倒在床上，哭泣着睡着了。

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，灯亮了起来。她看到妈妈端着一个托盘站在床边，“来，你吃点东西，然后脱了衣服赶快睡觉。”

她坐起来，觉得头晕乎乎的有些不舒服。她揉着胳膊上的印痕，蓬松袖子里面的橡皮筋在她胳膊上勒出了很深的印记。她拉起裙子挠着大腿。

“不准挠！”

“哦？很痒！”

“又不是要你穿着睡觉。就像毁掉你自己的晚会一样，你把裙子可能也毁掉了。”

泪水涌进了眼眶，她垂下目光，但仍然固执地挠着大腿。

她妈妈猛地把托盘放到一个小桌子上，发出“叮当”的碰撞声，然后抓住她的手腕说：“我说啦，不准挠。脱了衣服，快点。”

“我痒，忍不住。”

“是，但你可以忍住不挠。现在，趁裙子还没彻底毁掉，脱了它，换上你的睡衣。”

“我可以先洗个澡吗？”

“不行，你还是别洗了。你知道现在几点了？穿上睡衣，吃顿饭，直接上床睡觉。要是你不快点，就别吃饭了。”

她闷闷不乐地服从了，坐到桌子边，看着托盘上妈妈给她准备的饭：一个火腿三明治，旁边几小堆凉拌卷心菜，土豆沙拉和豆子，一杯牛奶，一块生日蛋糕。但是吸引她注意力的是一个铅笔盒大小的包裹，外面有亮绿色的纸和紫色彩带。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马乔里给你的礼物。”

“噢！她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你很想她吗？”她妈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冷酷的喜悦，“你大吵大闹，她没时间等你镇静下来，但是她给你留下了礼物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给你了。”

“我现在可以打开吗？”

“随便，它是你的了。”

她兴奋得都不能呼吸了。当她打开这份迟到的礼物时，原来的失望

和恼怒都弃之脑后了。

她扯掉纸,打开盒子,发现里面有一个长条状的东西,像是个小木乃伊包在柔软的卫生纸里。她轻轻地、慢慢地剥掉层层包装纸,最后,一个玩具呈现出来。

她最初本能的反应是失望,但这很快忍住了。它一点也不像梦里的那个玩具,但因为这是马乔里送的,肯定就是那个“枕边的朋友”,是她实现了的梦想,她不能失望。她只是惊讶现实和她的想象差距这么悬殊。

这和她的任何一个男娃玩具或者女娃玩具都不一样,这只是一个小小的、画上去的穿黑色西装的老派绅士。

它有五英寸高,比玩具房里的玩具大一点,但比芭比娃娃小得多,是用又硬又脆的瓷做成的,她想也可能是陶瓷,就像是她祖母家里架子上的装饰品,都是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,她知道要轻拿轻放。但是他和那些装饰品不完全一样,因为他的胳膊和腿能动,他的脸,头发,还有衣服都是画上去的。

“真不敢相信,她竟然送这个给你。”

她妈妈的话使她不由得拱起背,两手罩住玩具。

“那不是个玩具,是件古董,很值钱,太贵了,你不能当玩具。给我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,她给我的。”

“当然是你的,我知道。我给你放到个安全的地方,替你保存,等你长大了,懂得珍惜了,再给你。”

“我已经长大了,所以她才给我的。”

“她给你这个是因为她什么也不懂,不了解孩子。她没意识到,你只会把它当做普通的玩具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玩具。”

“我什么都知道。”她变得兴奋,“马乔里和我说过他。”

“那么你该知道你不能把它当玩具了,等你长大了以后,你会感激我这么做的。现在,把它给我。”

她避开妈妈伸出的手:“不,不。我会很好很好地照顾他。我知道该怎么做,马乔里告诉了我,他是‘枕边密友’。”

她妈妈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疏远的表情,她一直很怕看到妈妈脸上这种细微的茫然和冷淡。